

文化名人的背影——張昌華 著

蜀道風情



曾經風雅

——文化名人的背影

張昌華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曾經風雅：文化名人的背影 / 張昌華著.

-- 一版. -- 臺北市：秀威資訊科技, 2008.09
面；公分. -- (史地傳記；PC0050)

ISBN 978-986-221-027-7(平裝)

1.作家 2.傳記 3.中國當代文學

782.248

97009978



史地傳記 PC0050

曾經風雅——文化名人的背影

作 者 / 張昌華

主 編 / 蔡登山

發行人 / 宋政坤

執行編輯 / 詹靚秋

圖文排版 / 陳湘陵

封面設計 / 蔣緒慧

數位轉譯 / 徐真玉、沈裕閔

圖書銷售 / 林怡君

法律顧問 / 毛國樑 律師

出版印製 /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話：02-2657-9211 傳真：02-2657-9106

E-mail：service@showwe.com.tw

經銷商 /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28、32號4樓

電話：02-2795-3656 傳真：02-2795-4100

<http://www.e-redant.com>

2008年09月 BOD 一版

定價：420元

請尊重著作權

Copyright©2008 by Showwe Information Co.,Ltd.

自序

文化名人的背影

白雲蒼狗。

轉瞬之間，一個甲子的時光，從我的指縫中悄悄地溜走了。甲申歲末，歸隱田園。回眸此生，前半輩子當教書匠，為人做蠟；後半輩子做編輯匠，為人作嫁。但絕不後悔，尤其是後半生的編輯生涯，使我有幸結識了中國現當代一批文學前賢：大陸的冰心、巴金、蕭乾、季羨林；臺灣的蘇雪林、林海音、余光中；海外的顧毓琇、夏志清、聶華苓等等。聆聽前輩們的教誨，如沐春風，他們的道德、情操和學問，如春雨潤物，教我做人，示我作文，令我沒齒不忘。

歲月不居。

不知始於何時，每年秋風乍起，文壇書林的枝頭便有落葉凋零，不勝感慨——每每總想把與前賢們的過從記錄下來，奈何忙於紉工，無暇自顧。自告離編席，時間裕富，勞作起來，最初寫點紀念文字，旨在自怡留痕，多偏於曾受教澤的文學前賢。在查閱相關背景資料時，發現他們縱橫的人際關係盤根錯節，有許多鮮知的令我感興趣的人和事，且五彩奪目，萌生把他們寫成一個系列的想法，遂將寫作對象的範圍擴延到民初，試圖

勾勒民國文化人的群像和風采，斷斷續續寫了四十篇，形成刻下的規模，輯成《曾經風雅》和《故紙風雪》。這兩本書同根同心，似一棵樹上的兩片葉子，地道的姊妹篇，分開來看，各自成章；比照著讀，相映成趣。

這兩部書稿寫了四十六位名人（含六對伉儷），以文壇為主，少量的兼及政治、教育、科技和藝術領域。名流雅集，百彩紛呈。除周有光、季羨林等八位先賢仍在「風雅」外，餘皆作古矣。儘管「風流總被風吹雨打去」，往事的「朱顏」已褪，然當年的「雕欄玉砌應猶在」！他們猶如一片片碎了的青瓷，沉睡在歷史的枯井中。瓷已碎，詩仍在。我著意鉤沉並重新拼接，嘗試著還原他們在歷史底稿上的本色；即若不達，權作歷史的注腳存檔，似可資研究者參考。

書稿以齒德為序。

有提倡男人拖辮子、納妾，女人纏足的「怪傑」辜鴻銘；敢向洋人叫板、創造「弱國也有外交」神話的顧維鈞；疾聲「蔣介石一介武夫，其奈我何」的狂人劉文典；殘目瞶足、傲骨慈眉的大學者陳寅恪；北大的「終身校長」蔣夢麟；「五四」宣言擬草人羅家倫；向宋子文、孔祥熙開炮的傅斯年；人見人愛、見人愛人的風流才子徐志摩；以及世界「核子物理女皇」吳健雄……且看他們哪一位不風采卓然？哪一位沒有曾經風雅的歷史或故紙風雪的滄桑？

「風雅」集內的人物，都是生於斯、長於斯的大陸人士。「風雪」集內的則是「民國人物」，含1949年前作古者、流徙赴台者以及萍飄海外者。總歸一句話，他們都是中國現當代思想史、科學史、文化史、文學史上不可或缺者，當今年輕一代不可忘卻的前輩！

必須說明的是，這兩部書所列人物有相當一部分與筆者有或深或淺的交往，因此行文中介紹、描摹他們時，糅雜著我對他們的直觀印象，摻和著傳主本人或至親摯友提供的軼趣，諸如梁漱溟、邵洵美、王映霞、錢鍾書等，頗有點「獨家新聞」的特色，兼有點亦史亦文亦故事、宜讀宜賞宜收藏的味道。

這兩部書的出版，得益於天時地利人和。在寫作過程中得到部分傳主本人或親屬的大力支持，包括已經仙逝的袁家驩先生。所採用的圖片，除署名者外，部分為傳主家屬、親友提供，諸如劉文典、梁漱溟、凌叔華、邵洵美、顧毓琇、夏志清等，一併在書末鳴謝；部分則從歷年各種版本書稿、雜誌中擷取，後者的版權理應得到尊重應予署名，奈何我無法與它們的版權繼承人取得聯繫，特將原圖片的出處附在書末，以表對圖片版權的擁有者、原著作者，以及原出版者的感謝。

蒙蔡登山先生的厚愛以及邵建教授的惠助，本書得以在臺灣秀威出版社出版，筆者當銘諸五內。

張昌華 2008年6月1日 於南京

目 錄

自序——文化名人的背影.....	iii
還有一個劉文典.....	1
陳寅恪：唯大英雄能本色.....	27
梁漱溟的生前與身後.....	49
顧頡剛：恩怨是非知多少.....	77
吳宓：是真名士自風流.....	103
施蛰存恩怨錄.....	129
邵洵美是隻「壺」.....	145
王映霞的最後歲月.....	169
俯仰柯靈.....	181
布衣學者張中行.....	191
走近錢鍾書.....	213
難忘蕭乾.....	225
季羨林及其師友.....	231
愛說「閒話」的吳祖光.....	249
陳從周：中國園林第一人.....	257

博物君子王世襄	273
書香黃裳	287
塵香如故	301
——胡風與梅志	301
一對老幽默	311
——周有光與張允和	311
蝶戀花	323
——吳作人與蕭淑芳	323

（一）人稱之謂「二雲居士」

江山代有人才出。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那年月那些名士大都狂狷得很：或思維奇特言談駭世，或豪氣干雲狂傲不羈，或形跡放浪屑於流俗。其代表人物當數傅斯年，世說他是唯一一個敢在老蔣面前蹺著二郎腿說話的文人，因而得渾名「傅大炮」，炮口居然敢瞄著皇親國戚宋子文、孔祥熙之流。葉公超也算一個。他從政蟄居台島後，坐在「外長」的椅子上，也不把老蔣放在眼中。他最煩老蔣的文山會海，尤反感對與會者還要查崗（簽到）。一次在聽老蔣報告時，憤憤地對同事說：「囉囉嗦嗦，又浪費我半天時間。」還用英語補了一句：「他敢拿槍槍斃我！」在討論外蒙加入聯合國的問題上，兩人發生爭執，公然罵蔣：「他懂什麼外交，連問題都搞不清楚！」



—劉文典

傅、葉都夠「牛」的。其實，在他們那班人中還有一個劉文典，更「牛」——他敢在老蔣面前「以牙還牙」，面對面地幹。

劉文典當年也是不同凡響的人物，精通英、德、日、意語，學貫中西，尤精國學。當過孫中山的秘書，師從章太炎學《說文》，與魯迅為章氏同門弟子，與陳獨秀亦師亦友，胡適、陳寅恪曾為他的書稿作序捧場，跟蔣介石幹過仗，與毛澤東握過手……

未識其人，先觀其貌。且看他的舊雨、同事和門牆對劉文典的描述。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鰲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雲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

言。（周作人，《北大感舊錄·劉叔雅》）

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捲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錢穆，《師友雜憶》）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學兼課，講六朝文，聽過一年。……他偏於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張中行，《負暄瑣話》）

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准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髒，從不擦油。（文中子，〈劉文典：「半個教授」〉）

他的清華老門生描寫得更精彩：

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裏，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

肌膚黃瘦兮似辟穀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裏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尤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了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饑鼠兮終類寒猿……（〈教授印象記·劉文典〉，《清華暑期週刊·1935.7》）



劉文典在上課

劉文典（1889-1958），字叔雅，原名文聰，筆名天明等。安徽合肥人，祖籍懷寧。他1906年入安徽公學讀書，師從陳獨秀、劉師培，並受賞識。在思想上、治學上深受薰陶和影響。1907年劉文典入同盟會，1909年東渡日本，就讀於早稻田大學，同時隨章太炎學《說文》，聽章士釗演講，愛國主義思想日趨成熟。辛亥革命成功後，劉文典回國，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辦《民立報》，用劉天明筆名發表一系列宣傳民主、反袁的文章。1913年袁

世凱派人暗殺宋教仁、范鴻仙時，他們兩人身亡。劉文典同時被刺，手臂中彈，倖存。孫中山的「第二次革命」失敗，流亡日本。劉文典也於是年再渡扶桑，參加了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並任孫中山的秘書，積極從事反袁活動。袁世凱倒臺後，軍閥混戰，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劉文典感到苦悶、彷徨和失望，毅然遠離政治，立志從事學術研究。1916年從日本回國後，由陳獨秀介紹到北京大學任教，時年二十七歲，遂開始他的著書立說苜蓿生涯，直至終老。有人評說，他是與辜鴻銘齊名的北大怪人。

（二）疾惡真推禰正平

功成恥受賞，高節卓不群。

中國知識份子歷有注重氣節操守的傳統，不畏強暴，不媚世俗。劉文典在安徽大學學潮中的表現即為一例。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學校設在省府安慶）。是年11月23日，安徽學界引發了一場頗具規模的學潮。時恰「虎而冠者」的蔣介石途經蕪湖抵安慶，見之，十分惱怒。認為安徽學風不正，學潮囂張是共產黨活動猖獗的反映，決心嚴懲。29號日午蔣介石傳令劉文典。此前，劉文典聞訊曾揚言：

我劉叔雅非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應對我呼之而來，揮之而去。我師承章太炎、劉師培、陳獨秀，早年參加同盟會，曾任孫中山秘書，聲討過袁世凱，革命有功。蔣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劉文典自視甚高，蔣介石挾北伐之功，更盛氣凌人。兩人一見面便唇槍舌劍交鋒起來。關於當時場景描述有七、八個版本之多，實錄者、演義者混雜。筆者擇其三例較為平實、可信的版本列於後：

因有怨氣，見蔣時，戴禮帽著長衫，昂首闊步，跟隨侍從飄然直達蔣介石辦公室。見蔣介石面帶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讓坐，衝口即問：「你是劉文典嗎？」這對劉文典正如火上澆油。他也衝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長輩叫的，不是隨便哪個人叫的。」這更激怒了蔣介石，一拍桌子，並怒吼：「無恥文人！你慫恿共黨分子鬧事，該當何罪？」劉文典也應聲反駁蔣介石的不實之詞，並大聲呼喊：「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蔣碰去，早被侍衛擋住。蔣介石又吼：「瘋子！瘋子！押下去！」（劉兆吉，《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

蔣卻一再追逼劉文典交出肇事學生，劉文典「出言頂撞」，蔣介石大為震怒：「……爾事前不能制止，事後縱任學生胡作非為，是安徽教育界之大恥，我此來為安徽洗恥，不得不從嚴法辦，先自爾始。」劉文典毫不屈服，怒斥蔣介石為「新軍閥」，蔣隨即嚴令隨從陳立夫將劉文典送交公安局關押。（張正元、楊忠廣，《安徽師大學報》，1988年第2期）

見面時劉稱蔣為「先生」而不稱「主席」，引起蔣的不滿。蔣要劉交出在學生風潮中鬧事的共產黨員名單，並懲罰罷課學生。劉當面頂了回去，說：「我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你是總司令，就應該帶好你的兵。我是大學校長，學校的事由我來管。」說到激烈處，兩人互相拍桌大罵，一個罵「你是學閥」，一個罵「你是新軍閥」。蔣介石惱羞成怒，當場打了劉文典兩記耳光，並給他定了個「治學不嚴」的罪名，把他送進了監獄。（葉新，《近代學人軼事》）

劉文典終於被押進大牢。蔣介石還揚言「解散安大」。

消息傳出後，安大師生立即組成「護校代表團」，與安慶的多所中學學生四百餘人，聚集在省府前向蔣請願，要求釋放劉文典，收回關押、開除學生的成命。同時，安大教職員代表和皖省各界社會賢達，聯名致電教育部長蔣夢麟和中國公學校長胡適。劉文典夫人張秋華又去南京晉見蔡元培。所幸，蔡、蔣、胡分別致電蔣介石，歷數劉文典為人治學及任《民立報》主筆時宣傳革命功績，恕其一時語言唐突，並「力保其無他」。一說陳立夫也從中斡旋。在強大的社會輿論重壓之下，蔣介石最後放了人，但附前提，迫令劉文典「即日離皖」。

當時學界盛傳劉文典的一句名言：「大學不是衙門。」那是劉文典對當局迫害進步青年的憤慨。劉在安大曾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保護了一些進步的青年學生。預科學生王某，江西瑞金人。某日國民黨安徽省黨部通知劉文典說王某是共產黨員，須嚴加監視。因說是「證

據確鑿」，劉文典命令校警警長丁某到王宿舍，的確搜出了「秘密文件」。劉文典立即叫傳達室王裕祥，送王某上輪船離校。是日夜，便衣特務來校搜捕，撲空。學校向當局推諉，最後不了了之。（楊起田，《安慶文史資料》總第七輯）

劉文典離開安大後，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炳麟），述及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抱病揮毫書了一副對聯贈之。聯曰：

養生未羨嵇中散，

疾惡真推禰正平。

贈聯巧妙地借用漢末狂士禰衡擊鼓罵曹的典故，揭露了蔣的獨裁專橫，頌揚了劉的不畏強暴、嫉惡如仇的氣節。三年後魯迅先生以佩韋為筆名，作〈知難行難〉（《十字街頭》第1期，1931年12月11日）。文曰：

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教授，因為不稱「主席」而關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

魯迅在評述劉文典的同時，並幽了胡適一默：

老同鄉，舊同事，博士當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稱他主席！」

無獨有偶，香港的高伯雨說得更為精彩：

為什麼會時時想到劉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賞他有狂態。當1929年前後蔣介石不可一世的時候，劉先生一如他的老師章太炎那樣藐視袁世凱^{註1}，對著蔣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適之、朱家驊等人所及。（高伯雨，《香港信報·聽雨樓隨筆》）

劉文典的氣節不止於如此。

劉文典在「國民代表打國民」的那天晚上給胡適的信中說：

典這兩天眼看人類十分墮落，心裏萬分難受，悲憤極了，坐在家裏發呆，簡直揀不出一句話來罵那班「總」字號和「議」字號的禽獸。（《劉文典全集》卷四，頁802）

不過後來他禁不住還是嬉笑怒罵了一番解氣：

想起這些人來，也著實覺得可憐，不想來怎麼的罵他們，這總之還要怪我們自己，假如我們有力量收買了他們，卻還要那麼胡鬧，那麼這實在應該重辦，捉了來打屁股。可是我們現在既然沒有錢給他們，那麼這也就只好由得他們自己去賣身罷了！（周作人，《北大感舊錄·劉叔雅》）